

上卷

王鏞 著

榮寶齋出版社

力耕堂硯叢

王鏞

王鏞 著

为耕堂砚谱

王鏞

上卷

荣宝斋出版社

王 鏞

一九四八年三月生於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術學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畫和書法篆刻專業。一九八一年留校執教。先後任中央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顧問、教授、博士生導師、書法研究室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書法院院長，文化部優秀專家、文化部美術專業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李可染畫院副院長等職。



寄語『寸耕堂銘硯展』

——兼論古硯鑒賞的『三美』

西島慎一

硯是個不可思議的工具。從歙州、端溪、澄泥、洮河等地所產材料製出的硯，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既可作為研墨的實用工具，又因其材質所呈現出的獨特魅力，逐漸成為人們收藏的對象。

墨和毛筆是消耗品。印材雖有不亞於硯的各種魅力，成為鑒賞的對象，但人們更熱衷其材，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對奇石的愛好罷了。

縱觀硯臺，從喜愛硯的材質來看屬於奇石趣味，但製硯的多樣性則在印材之上。作為一個工藝品有充分的鑒賞價值，但更重要的是從其收藏的歷史可以實證硯與人的關係，將藏家帶入更深層的領域。

硯使用多年，用中生愛，就有人將銘文作為紀念刻在硯上。

查慎行在編輯其大作《東坡先生編年詩》時，為紀念大作完成，在與其經歷三十載寒暑相依的端硯背面刻上了東坡像和硯銘，成為硯和收藏者間難捨難分且有象徵意義之逸話。

乾隆皇帝也從內府所藏古硯中選出二百余方刻上銘文，將硯石狀態畫成圖編撰出二十四卷《西清硯譜》，在這本書裡，硯已從單純的工藝品領域脫穎而出，因人增貴而邁進鑒賞領域。

負責編輯四庫全書的紀昀所著《閱微草堂硯譜》是對硯的鑒賞以圖譜形式進行記錄的代表。他通過工匠將硯銘刻於自己珍藏之硯上，然後拓出，編輯成了硯譜。紀昀的著述還涉及到印材的材質以及製硯的式樣等，還有很多與劉石庵、翁方綱及門生伊秉綬之間的交流銘文，讀之，可從中瞭解劉石庵等人的硯癖。其中有一小硯款署「乾隆辛

卯（三六年）六月，自烏魯木齊歸，囊留一研，題廿八字識之』，作銘云：『枯硯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里交遊少，祇爾多情共往還。』記錄了與該小硯共同度過的艱難歲月，也看出他對烏魯木齊左遷事件的遺憾。于此，對於紀昀來說，硯已超越工具的範疇，成為共度歲月的好伴侶。

硯已不僅僅是無機質的石材，它擁有了與人類共同生活的歷史，成為『石友』『即墨侯』等擬人化的存在。

王鏞先生也是深受『石友』魅力影響的人之一，『寸耕堂銘硯展』即為王鏞先生的硯癖歸總。他將所收藏的百硯件件刻上硯銘題跋，傾訴與硯的共鳴。

寸耕硯的背面用篆書刻上『寸耕硯』硯題，接着是用行書刻出四言六句銘文，『伴我晨昏，以耕心田』，正描繪了與硯為『石友』的歲月。我還被王先生刻硯的刀法所打動，手腕大有凌駕于工匠專家之上，富有質感。王先生用刀如運筆，滲透筆意之技，可用『大膽奏刀，細心留意』來形容。運刀自如到毫無遲疑感，章法成就美事。通過此刀技，可以想像王先生與硯相處，被『以耕心田』激勵的每一天。

王鏞先生的刀技非常成熟，端溪雲拥皓月硯的銘文是行書，運刀干脆，章法流暢。端溪·虛素硯的銘文是楷書，『以單刀鑿楷書』至『尚能不負此硯乎』止，楷書銘文達前人未到之境，充滿自負。篆、隸刻銘，對於篆刻拿手的王鏞先生來說可謂手到擒來。歙硯堅硬，王先生便刻出筆畫規整的銘文，其技法實在了得。蛻生硯、大器硯、都了硯、眉壽硯、星雨硯等等，都是極好的例證。刻意豐富，成功復原了用毛筆也很難表現出的篆隸書內在的太古靈魂。端硯相對偏軟，王先生則用大刀闊斧，順暢而流美的篆書，充分表現出作者的快意。對待比端溪更柔軟的磚硯，則線條更加縱深自由，衝刀強勁。春渦硯、玄芝硯等澄泥硯材質硬脆，刻鑿小心謹慎，表現出其專注。

相對於《閱微草堂硯譜》銘文的工匠刻製，聲名顯赫的《沈氏硯林》四卷，則由吳昌碩書寫銘文，其弟子趙古泥刻就。趙以高超刻技將筆意豐滿的吳昌碩筆法呈現了出來，但似乎還不足以表達出吳昌碩的真氣。王鏞先生精練的刀法源於其精到的篆刻技法，運刀如運筆，以刀代筆，自由自在，隨性率意。而《沈氏硯林》趙古泥的刻銘則重在復原上

下大功夫，創意上顯然不夠完美。

王鏞先生自由闊達的刀法，不受中庸整齊和散文式明快的束縛，也見不到因技術練達而易入職業性歧途的痕跡。王鏞先生的這些硯銘，篆書、隸書、行草書、楷書等，皆體現出返璞歸真的思想，而且，從『寸耕堂銘硯展』中，又處處感覺到王鏞先生的詩魂，以及熱愛自由和率真的創作精神。

此次『寸耕堂銘硯展』，不僅展出原硯，還將硯的正反乃至硯側做成拓本，然後在硯拓周圍進行詳細注解，包含了硯材的質地、年代、雕琢之美，甚至與他譜比對等等。『寸耕硯』斷為艘村石，比對了《西清硯譜》所載艘村石硯，其中所論及宋硯，便是《西清硯譜》卷十四之宋艘村石泰交硯；卷十四之宋艘村石听雨硯、卷十四之宋艘村石凤池硯、卷廿一之舊艘村石玉堂硯（『西清硯譜古硯特展』定為宋硯）等。還引用《西清硯譜》卷九之宋吳儆井田硯，指出了形制上的類似。

臺北故宮博物院現存《西清硯譜》的硯，可能因為常年無人『雅玩』，硯面乾燥，看不到歙州、端溪、澄泥等硯原本潤澤的石色。一九九七年七月，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西清硯譜古硯特展』，出版了彩色印刷圖錄，缺乏水『養』的古硯在彩色印刷下缺陷盡顯，從而使得這批優秀的古硯難以成為硯質的標準件用於比對。

再說歷代藏硯家的刻銘。古硯中自己書寫銘文、自己操刀刻硯譜者當屬高鳳翰《硯史》。但刻製比較粗糙，硯材石質也難有太大的說服力。

王鏞先生的『寸耕堂銘硯題跋』則是自書自刻，從水準高度來論已是古今無二，達到了前人未到的境地。我認為王先生在此領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當下流行古硯收藏，拍賣會上古硯無數，古硯的豪華版彩色圖錄也層出不窮。但這些古硯圖錄大都急於展現其歷史背景，沒有立足于古硯的鑒賞史。硯的鑒賞應當從它與愛硯人之間的關係來論，僅從材質、雕琢的美等方面談硯，充其量就是個礦物標本，與愛好寶石等同。

臺北的林氏曾將所藏古硯做成了圖譜《蘭千山館名硯目錄》，編者在跋中表明『及無銘識者，均未入是譜』的編輯方針。該硯譜主導者林熊光展望了歷代古硯譜，提倡古硯鑒賞之『三美』：硯石之質、雕琢之精、昔賢銘刻之手澤遺製，強調在此三項綜合審美基礎上的古硯品評。

我遵從古硯鑒賞『三美』，認為王鏞先生的《寸耕堂銘硯題跋》中所見之古硯鑒賞態度正好踐行了這『三美』，嘉惠士林。相信今後的古硯鑒賞及研究當會以王鏞先生所展示的方法論為基礎而展開。

（鄭紅譯）

西島慎一（原日本二玄社總編、書法文化研究家）

古硯鐫奇

——王鏞先生『寸耕堂銘硯題跋』之偉業

鄒濤

『文房四寶』作為傳統文人文化精粹，自唐人總結，經過五代李後主的經營，在宋代達到巔峰。在實用的基礎上，文人致力研究乃至著書立說，使之理論化並推而廣之，從此，『四寶』成為傳統文人的摯愛，崇尚文玩成為傳統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寶』之中，又以『硯』為首，特別受文人青睞。蘇易簡著《文房四譜》寫道：『四寶硯為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取索。可終身與俱者，唯硯而已』。硯質堅固，傳萬世不朽，歷劫而如常新，較之筆、墨、紙等消耗品隨用隨減而言，硯可以永存。儘管研磨過程中也有損耗，但文人窮其一生也並不能磨穿一塊硯石，因而說，硯臺是『四寶』中唯一可以『終身與俱者』。

文人將自己對硯石的贊美，擬成『銘文』，令石工刊刻於上，謂之『硯銘』。宋以後的名人雅士有感於硯臺的傳世屬性，往往借硯傳名，得佳硯而銘刻之；後世用硯、賞硯、藏硯往往又與曾經使用過的文人藝事相關，今昔傳承，成為人文脈流傳的重要物載。正如《西清硯譜》所云，『古今佳硯，固貴質美工良，而鑒賞品題，因人增重』。銘刻雖是佳硯的附加品，名人銘刻，昇華了其藝術價值；通過銘刻者、硯銘內容等又可以考察硯史乃至文人雅尚，其文獻意義、審美價值、藝術影響遠遠超過了硯臺本身。

『寸耕堂銘硯展』，展出王鏞先生近兩年所藏歷代古硯一百方。

此展特別之處在於，每收藏一方古硯，王鏞先生都作了硯銘，並親手刻製，拓出後再作題跋，因此說這是一個

非常特殊的古硯收藏展。但，又不僅僅是一次單純的古硯收藏展。

名曰『銘硯、題跋』，即包含古硯、銘刻和題跋，這對作者要求極高，需要集古硯鑒賞並詩文、書法、篆刻、鐫工等文人、藝術家、工匠於一身。如此綜合素養與功夫，試問能者幾人！

寸耕堂藏硯

硯臺基本退出實用舞臺，進入古董雅玩拍賣行列。正是托了拍賣業方興未艾的福，王鏞先生得以在短短幾年里收藏到如此眾多的歷代佳硯，趕上了有史以來的最好時機。這在國內舉辦拍賣會之前或者說硯臺收藏熱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現在每年拍出的硯臺數以千計，超出清宮以一國之力的幾百年收藏總和，而且質量堪與清宮所藏媲美。王鏞先生在這個時期收藏硯臺，可謂天賜良機。兩年多來，他多次往還中日各地，購藏了這批硯臺。考其歷史，唐宋元明清，代有佳品；再觀硯石，端歙為主，兼及產地、品種，即便端硯一種，也有老坑、麻子坑、坑仔岩、宋坑乃至綠端、白端，等等，種類眾多，形制多樣。而這跟王鏞先生愛硯且有獨到的研究與審美分不開。

每次與王鏞先生見面，話題總離不開硯臺。董橋先生文章記載清人計楠（一七六〇—一八三四）《十硯樓小記》的一段話：『我有好硯之癖……當春夏之交，花落水流；秋冬之際，菊黃梅白。小樓孤坐，摩挲諸硯，以詠以歌。』這不也正是王鏞先生近年來對硯的鍾愛的真實寫照？！兩年多來，王鏞先生每有所獲，便欣欣然，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一個『好』字了得。

寸耕堂作銘

歷代文人藏家中善作硯銘者不少，如宋之蘇東坡，而尤以清人為最。朱彝尊、金冬心、高鳳翰、黃莘田、劉墉、紀曉嵐、乾隆帝，直到吳昌碩、沈石友，等等，高手輩出。

文人硯銘，或曰硯贊，包含對硯臺石種、硯質、紋理、式樣、歷史、典故等的全面考察。硯銘體例有其特殊性，不同於普通詩歌，若不懂古典銘文，則難作硯銘。傳世硯臺，款刻多見，大多記錄時間、緣由、題名而已，這些款刻與文人硯銘還有差距。又，作一兩則硯銘並不算太難，但要作一百則，就非常之難。若無詩心詩才，何能為之？

如今藏家不少，其中關注硯臺的藏家並不多；硯臺藏家中，通曉硯史且善作硯銘者，少之又少。這是王鏞先生所以有別於藏硯家之高明處，故而此次硯展也為當代硯藏開啓了新模式，樹立了新標桿。

寸耕堂刻銘

歷來硯銘刻製大多由工匠所為，除早年唐宋陶硯、澄泥硯以刀代筆刻划外，宋元明清的石硯銘刻都是猶如碑刻，雙刀V形槽。唯高鳳翰《硯史》或為高氏本人所製，然因其時代收藏硯臺之難，所藏多非歷代名品，加之製作略顯荒率，品位稍低。至吳昌碩出，大刀闊斧，如其書法，亦如其篆刻，惜多局限於磚瓦硯而少端歛。《沈氏硯林》中吳昌碩銘文一百二十餘，是否出於缶翁本人所作尚待研究外，刻銘則由趙古泥代勞。趙古泥乃刻石碑出身，腕力無比，極具匠人本領，又因其係吳昌碩高徒，因而所刻硯銘比匠人多具金石氣。觀其硯銘線條，刀痕累累，如吳昌碩所書，亦如吳門篆刻，渾厚古拙，豪放精微，氣象萬千，私以為清代、民國刻銘第一人。

硯石硬度，高過印石，若按篆刻之法刻製，頗費腕力。王鏞先生初刻硯銘時，以篆刻刀法刻製，強腕硬入，終

因石質生硬，費力不討好，兩硯未刻妥，手指已起泡。於是，轉而購入小鐵槌，嘗試鑿碑之法。敲鑿之間，很快運用純熟，熟能生巧，而今已然如其書法，如其篆刻，亦如其邊款。

王鏞先生篆刻刀法獨特，源於白石單刀之法，線條又多取圓轉，通於缶翁，上追秦漢磚瓦，別出新境，氣格超邁，古拙恢宏。邊款更是其拿手好戲，以刀代筆，行刀徐徐，所謂『書從印入，印從書出』。以此刀法結合碑鑿鐫法，繼趙古泥之後再現硯銘的金石氣質。

王鏞先生刻製硯銘，或不書底稿，直接刻製，隨圓就方，無不自在。根據硯臺造型佈置位置內容，或長或短，或大或小，或篆或隸，或行或草，一氣呵成，刀筆才情之中更顯新奇之趣。別於歷來硯銘刻法，亦別於趙古泥，允稱硯銘刻製首創。

寸耕堂硯拓題跋

硯臺留於硯銘的位置大小畢竟有限，通常也只是底、側，有時還因舊銘或雕刻等不適宜多刻，難於展開評贊，因而硯銘本身所能展現的信息多有局限。

王鏞先生覓硯、藏硯，每思所獲，皆有特別因緣，僅僅硯銘拓片已不足以表達每一方硯藏故事，因而此次『寸耕堂銘硯展』展示實物的同時，再增『墨拓題跋』一項。由王鏞先生對每一方硯臺的品質、式樣，乃至來龍去脈作出闡述、敘事豐富，文采飛揚，使得每一方硯臺的相關信息全面飽滿。

王鏞先生所思縝密，考據有理，細細比對《中國文房四寶全集·硯》《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房四寶·紙硯》《上海博物館藏硯》《西清硯譜》《天津博物館藏硯》《沈氏硯林》《古名硯》等圖錄記載，再參照近年出土文物，大膽求證，小心定奪。可以說，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踐，反復提昇，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

藏硯、硯贊、刻銘、硯拓題跋，這是一個完美的終極系列，王鏞先生以一人之力而成其偉業，將銘硯推向極致，其意義已經高出《西清硯譜》《沈氏硯林》等傳統意義上的硯譜。《西清硯譜》云：『古今佳硯，固貴質美工良，而鑒賞品題，因人增重』。筆者特肯請廣大讀者能靜下心來，細細品讀王鏞先生所作硯銘和題跋，在拜觀其古硯、銘刻、題跋書法的同時，領悟王鏞先生史學、美學的文化藝術觀。

鄒濤（《中國書法》雜誌編委、旅日藝術家）

寸耕堂硯叢目錄 上卷

序一 西島慎一

七

序二 鄒濤

一一

寸耕硯

一

蛻生硯

五九

菱花硯

七

天卷硯

六五

香露硯

一三

虬雲硯

七一

星雨硯

一九

蒼珉硯

七七

蜚蜩硯

二三

大器硯

八一

眉壽硯

二九

雲鳳硯

八七

雲錦硯

三五

玉砥硯

九三

魚龍硯

四一

雲擁皓月硯

九七

春渦硯

四七

涵星硯

一〇三

瓜瓞綿綿硯

五三

潤田硯

一〇九

紫瑜硯	一一五	敦儀硯	一九九
吉象硯	一二一	戲珠硯	二〇五
太極硯	一二七	太康硯	二一一
掬香硯	一三一	寶瓶硯	二一七
美眉硯	一三七	多壽硯	二二三
石窩硯	一四三	紫月硯	二二九
霞蔚星輝硯	一四九	文始硯	二三五
璧月硯	一五五	涵文硯	二四一
五福硯	一六一	貞葉硯	二四五
綠珠硯	一六七	璞田硯	二五一
紫香硯	一七三	留餘硯	二五五
玉筍硯	一七九	土芝硯	二五九
石大夫硯	一八三	承露硯	二六五
濡香硯	一八九	金風玉露硯	二七一
易圃硯	一九五	玄芝硯	二七五

寸耕硯〔宋〕

銘文：

寸耕硯

烏犍烏犍。一見生憐。文角花蹄。無求無怨。
伴我晨昏。以耕心田。

甲午得之東瀛。乙未銘於寸耕堂。王鏞。

長三〇七毫米。寬一八二毫米。高四〇毫米。
嶺村石。

長方形淌池研。淺覆手。色青黑中泛微黃。
池中雕臥牛作回首狀。筋骨畢現。刻工極精。

注：嶺村石出蘇州。至清已絕採。《西清硯譜》收嶺
村石硯五方。多為宋硯。



